

金其源著

讀書管見

商務印書館發行

唐序

余於戊寅歲避地滬上得交寶山同鄉金君巨山古道君子也擁書數十萬卷涵泳其中由博反約精進无彊春秋佳日輒招諸同鄉小飲一觴一詠塵襟爲之一滌至足樂也癸未孟夏携所著讀書管見問序於余余惟寶山本附屬於嘉定而太郡人文以嘉定爲最錢竹汀王西莊開其先淹貫經史炳炳麟麟潛研堂集二十二史考異十七史商榷蛾術編諸書風行藝林膾炙人口金君所著筆記蓋於蛾術編爲近推而論之上足以追顧亭林先生日知錄次足以方陳蘭浦先生東塾讀書記均無愧色其於鄙見最相合者若解春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謂魯自有曆實用夏正駁黜周王魯之說厥誼極精詩邠風七月篇爲周公所作亦取夏正而不用周正左氏傳中列國三正雜用實以夏正爲主可爲顯證其有略貢鄙意者如論語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君駁舊注多從悲哀立說引呂覽報更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注云哀愛也應作思念解竊按此章之義舊說似皆未安古人歌詩均以三篇銜接爲序如儀禮左傳所引工歌關雎葛覃卷耳竝歌論語之哀而不傷乃指歌詞之音節而言卽卷耳

詩維以不永傷是也後儒或解哀爲愛或破作衷字恐均未是質之於君以爲何如抑余更有進者亭林竹汀諸大儒不獨精研訓詁且兼膺道統之傳者要在綜羣經之大義而無取支離破碎之說也音韻文字之學第涉其流足矣曾文正有言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爲質然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此千古學道之正軌也君師法文正茲編已綱舉目張他日所造必更有精深而純粹者韓子有言後學求之此其躅余不敏願與君共勉之世愚弟唐文治謹序

冒序

尙古文字卽是語言孳乳未廣多用假借不似後來各有專字也而語言歷久則有變遷歷之又久則有消滅凡尙書誓誥在當時皆文從字順如今時布告婦孺能解若果佶屈聲牙何以喻之萬方有衆而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也爾雅所釋凡非後來通用之字而猶可證之詩書者皆其變遷者也至詩書亦無可證而郭璞云未詳者則其由變遷而至於消滅者也不獨尙古卽以吾人童時所讀論孟已有論語習見之字而孟子不用孟子習見之字而論語未用者矣故士生千載之後讀千載以前之書無耳治而但憑目治致爲困難乾嘉大師乃借訓詁以溝通之更據宋元舊本及唐宋以來諸類書所引以爲印證於是經子諸書之難讀者或知其形近之誤或知其聲近之誤輾轉引伸期便來學使世人不致廢書束之高閣其心甚苦其功甚偉而其蔽則或穿鑿傳會摭摭新異憑臆改易以是爲非蓋智者千慮寧無一失學者爲其所震不敢新有發明於是則名爲存古竝前人之悖古者而亦存之而古將奚獲名爲闕疑竝前人之可疑者而亦闕之而疑終莫明此吾國學術之所以墨守自封有

日退步無日進步馴至爲不學無術之人藉口欲舉一切線裝之書投之於溷也寶山金君巨山少從其同里施琴南先生游施先生顏所居曰撫鄉廡凡有所撰述輒令巨山爲檢書籍故其垂髫時已知漢學門徑頃出其所著讀書管見稿本見眎屬爲之序余受而讀之凡浹辰始卒業其書於諸經子之書凡扞格而不易了解者亦仍乾嘉大師之法借訓詁以溝通之有時雖以鄭君以爲聲誤之字苟可以引證發明亦不欲改其原字余時方治大戴記兼及小戴僅就小戴一記言之如曲禮拾級聚足引儀禮大射禮拾發以將乘矢注訓拾爲更謂更級則聚足卽注所謂前足攝一等後足從之併而不采拾涉聲誤之說檀弓主人旣祖填池引廣韻訓填爲加池爲周禮春官喪祝注柳池及本篇池視重靈正義池者柳車之池而不采奠徹聲誤之說禮運大夫死宗廟謂之變引白虎通災變變者非常也孝經能守其宗廟謂卿大夫之孝大夫以能守宗廟爲常死而不能守其宗廟故謂之變而不采變辯聲誤之說禮器詔侑武方引國語周語不過步武之間注半步爲武詩皇矣萬邦之方傳方則也爾雅則法也謂武方爲行步之則卽注所謂告尸行節而不采武無聲誤之說又檀弓瓦不成味引國語周語瓦絲尙宮白虎通禮樂西夷之樂曰味謂瓦爲樂之土器味爲瓦之樂聲而不采味當爲沫之說此僅

略舉所釋小戴記一書言之其他諸經及管晏老莊諸子精義更僕難數而或疑其所說與鄭君不無出入則近儒孫詒讓所譌禮記鄭注攷上下二篇於其注義之間有疏悟歷舉有經本用正字而鄭從後出增修之字者有經疑用正字而鄭以借字釋之者有經疑用借義而鄭以正字釋之者有經文譌互而鄭未及攷正者至經字不誤而鄭誤破之者如玉藻唯君有黼裘以誓省鄭注云省當爲獮獮秋田也國君有黼裘獮獮之禮孫舉大傳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周禮典命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大戴禮朝事篇誓作省典命曰誓朝事曰省二字兼舉之則曰誓省不必改省爲獮反與典命諸文不可通也又所譌大夫葬用輶異讀說喪大記君葬用輶鄭注云大夫廢輶此言輶非也輶皆當爲載以輶車之輶聲之誤也孫舉陸氏釋文云輶依注音輶市專反王勅倫反則輶不改字又荀子禮論篇云輿藏而馬反示不用也楊倞注輿謂軼軸也國君謂之輶引此經爲證則亦讀輶如字又引大夫葬用輶誤作夫人葬用輶然亦從輶不改字也夫孫君固服膺鄭君而世咸目之爲通儒者其於鄭之疏悟寧期期以爲不可彌縫其闕而爲高密諍臣巨山蓋同此意非若王肅之難鄭也然孫君於檀弓齊穀王姬之喪鄭注云穀當爲告聲之誤也謂此篇公儀仲子之喪司寇惠子之喪將軍文子之喪孟獻子

之喪晉獻公之喪滕成公之喪文例恆見皆無云告者鄭讀於義未塙疑穀當爲聲之譌春秋時諸侯夫人多別爲作諡如左隱元年傳魯惠公夫人聲子又襄公十九年傳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其姪體聲姬皆以聲爲諡此聲亦王姬之諡也聲漢隸或作嚴與穀相似六朝俗書穀字又有作鑿者與聲尤易相淆棍云云而巨山引莊子駢拇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音義云孺子曰穀穀王姬之喪者謂以未成人禮喪之故下言魯莊公爲之服大功更言其爲服之由以見魯之守禮齊之失禮則不獨穀字不必改告更不必改聲其存古之苦心較之孫君似尤密切而於經義亦昭然若發朦其書大體遠之可繼錢竹汀十駕齋養新錄近之可媲張嘯山舒藝室雜著於吾夫子信而好古四字足以當之無愧固不俟余之揚摧也巨山鏤而不舍異時或尙有損益其撰述不止於此余老矣猶願須臾無死以觀禮堂寫本之成也甲申十月如皋冒廣生序時年七十有二

孫序

往余司訓寶山得悉其邑之賢者金巨山君嗣共議政省會比年復同避地海上春秋佳日時相過從文酒談讌藉以解羈愁攻沉悶則視爲人生之大樂而幾忘亂離諸苦君讀書稽古心有所得輒筆之于書久之成冊自謂古書字多段借音亦相通不知者妄加增損實昧闕疑之旨然則君非從事樸學研究純熟斷乎不能有此不獨足裨方來也夫有清一代經師輩出邁越前古漢家墜緒賴以大光而藉環境造成之變化遂爲科學發達之先驅蓋當雍乾鼎盛禁網日密高文宿學之士避觸時忌恆思闢一園地以自藏乃取前此二千餘年之學倒捲而纒演之如剝春筍愈剝而愈進裏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謂非一奇異之現象也已間嘗攷其致力大略可分四端一爲文字學包括字音之變遷文字之段借通轉二爲訓詁學用科學方法物觀證據以解古書之文字意義三爲校勘學用科學方法校正古讀之錯誤四爲攷訂學定古讀之是非又旁通百氏之有關學說一羅列而訂正之觀君所箸寧不其然顧其爲言必人人所欲言而又古人所未嘗言則創見尙焉無論一事必詳其

始末參以證佐而後筆之於書則博證尙焉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孔子之刪六經亦卽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則致用尙焉曰創曰博君學亦旣足以副之惜世未能竟君之用而當茲經學衰敝之餘猶壹力抱殘守缺鑠而不舍且時有所發明曾不知其業之孤危其可敬爲何如因思余夙肄業南菁從黃元同師學禮兼治公羊倏忽五六十載髮種種而少時著作悉就飄零同堂諸子大半凋落撫今追昔能無愴懷故于君箸未遑一一爲之論列而書此以質君想君閱之當亦感喟于無旣也乙酉初冬孫倣謹撰時年七十有九

自序

古今文字遞變載籍極博詞無異同而文有多寡或形聲相混或音義兼通惟讀者隨文取解其有因而強爲傳會或妄指舛訛殊背篤信好古之訓故吳正傳云事莫大於存古學莫善於闕疑夫子作春秋仍夏五殘文漢儒校經未嘗去本字但云某當作某某讀如某示謹重也古書字多假借音亦相通直去本文徑加改字豈傳疑存舊之意哉然文未直去字未徑改不求左證但憑臆見而曰某當作某某讀如某或指字譌或稱音誤是名爲存古古實未存名爲闕疑疑實未闕乃臆說相承莫之或議者無他爲重存古竝舊說之古而存之爲謹闕疑竝舊說之疑而闕之雖於本文心知未當而不敢遽加議論也今凡遇舊說之指爲字譌或音誤有可以明其不然者加以引證俾知舊說所指爲字譌有非本文之譌者舊說所指爲音誤有非本文之誤者其非字譌音誤間有認爲舊說可商者亦加以攷證或辨其不然祇以讀書不多或未能羣說會通不免引證失當或未能舊聞博訪不免勦襲致嫌如閱者認爲可教幸有以教之癸未春日寶山金其源識

目錄

易經

用九 卽鹿无虞至往吝 以此毒天下 匪其彭 先王以至日關閉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肥遯 下不厚事也 居德則忌 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豐其沛日中見沬 婦喪其茀勿
逐七日得 動而不括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 巽稱而隱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
懼 易重卦

尙書

肆類于上帝 我舊云刻子 嵎夷旣略濊淄其道 厥土赤埴墳 二百里蔡 民可近不可
下 不昏作勞 尙皆隱哉 戎商必克 四曰攸好德 昏棄厥肆祀弗答 弗弔天降割于
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 若兄考至其勸弗救 康誥序 乃洪大誥治 今民將在祗遜
乃文考紹聞衣德言 外事汝陳時臬司茲殷罰有倫 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

於厥躬 苗民勿用靈 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毛詩

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 宜其室家 宜其家人 薄言有之 出宿于涉飲餞于禰

出宿于千飲餞于言 邁臻于衛不瑕有害 王事敦我 籩蔌不殄 美孟庸矣 素絲祝

之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 考槃在阿碩人之邁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 說于農郊 隰則有

泮 甘心首疾 黍離 左執筮至右招我由敖 曠其乾矣 曠其修矣 曠其濕矣 不見

子充乃見狡童 蘼兮 伊其相謔 曷又厥止 其人美且鬋 職思其憂 綢繆序 自我

人居 四馬旣閑 於我乎夏屋渠渠 宛丘 東門之枌 浸彼苞稂 饁彼南畝 四之

日其蚤獻羔祭韭 示我周行 不遑啓處 鄂不韡韡 民之質矣 君子所依小人所腓

其祁孔有 威不以富亦祇以異 無相猶矣 君子攸芋 噲噲其正嘖嘖其冥 維周之氏

伊誰云憎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 家伯維宰 天命不徹 聽言則荅譖言則退 國雖靡

止至或肅或艾 明發不寐 其德不猶 俶載南畝 其湛曰樂至室人又 凡此飲酒至

周禮

矧敢多又 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上帝甚蹈 垂帶而厲 靡聖管管 孔棘我圍 聽言則
對誦言如醉 職涼善背 靡神不宗 后稷不克 先祖于摧 則不我虞 人亦有言至我
儀圖之 淑旂綏章 實墉實壑實畝實籍 來旬來宣 徐方釋騷 草不潰茂 不云自頻
何以溢我 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立我蒸民莫匪爾極 狄彼東南 戎車孔博 居
常與許 新廟奕奕奚斯所作 置我鞀鼓 肇域彼四海 幅隕既長 何天之龍

正月之吉 挾日而斂之 凡其死生蠹羸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 豕盲視而交睫
腥 師役則掌其獻賜脯肉之事 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 以五氣養之 掌冰正歲
十有二月令斬冰 臚鮑魚鱸 凡授嬪婦功至書而揭之 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 六曰
去幾 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 凡娶判妻入子皆書之 奠賈 上旌于思
次 買者各從其抵 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 掌授管鍵以啓閉國
門 以歲時合耦于耒 凡其余聚以待頒賜 大祭祀共其接盛 殷見曰同 以禴禮哀圍

敗 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 及其祈珥 表靈盛告潔 類造上帝廟用脩 凡裸事
用概 諸臣之所昨也 鬱齊獻酌 每敦一几 駟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 及葬言鸞車象
人 九磬之舞 九簠之名至九曰巫環 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 二曰衍祭三曰炮祭
以享右祭祀 彌裁兵 掌望祀望衍旁招以茅 戒及宿之日 凡治者至凡數從政者 玉
路樊纓十有再就 革路龍勒條纓 小服 毀折入齋于職幣 以贈國之凶荒 暴內陵外
則壇之 掌祭祀羞羊肆羊殺肉豆 以射灋治射儀至樂以采鑾五節二正 一曰邦汙 凡
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 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訟 若有訟者至服墨刑
髡者使守積 以其杖咸 七歲屬象胥諭言語 牲三十有六 腥二十有七 牲十有八
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 既其綆欲其蚤之正也 水屬不理遜謂之不行 善防者
水淫之 老牛之角紵而昔 夫角之本蹙於剗而休於氣 寒奠體 引如終繼

儀禮

乃宿賓 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 兄弟畢袵玄 請醴賓 媵御沃盥交 贊醴婦 賓

西階上疑立 豫則鉤楹內 兩壺獻酒 公側受玉于中堂 士羞庶羞皆有大蓋執豆如宰冠六升 蚤揃如他日 幕用疏布久之 受卜人龜示高 既殯主人說髦 長皆及俎拒主婦被錫衣侈袂 來女孝孫 主人皆一魚亦橫載之加臚祭于其上 二手執桃匕枋以挹澹注于疏匕

禮記

祭祀不爲尸 拾級聚足 以箕自鄉而扱之 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 刑不上大夫 史載筆士載言 急繕其怒 國中以策彗卹勿驅 大夫則綏之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 其慎也蓋殯也 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 再拜稽首乃卒 自敗于臺始也 今也衡縫 主人既祖填池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 瓦不成味 宮中無相以爲沾也 斂手足形還葬縣棺而封 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 孔子惡野哭者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齊穀王姬之喪 我喪也斯沾與其鄰重汗躋 哀公欲設撥 臣弑君至凡在宮者殺無赦 是全要領以

從先大夫於九京也 行并植于晉國 叔仲皮死至衣衰而繆經 名山大澤不以盼 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 西方曰棘 乃命太史至以初爲常 耕者少舍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以定晏陰之所成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 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 蟄蟲咸俯在內皆墮其戶 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 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 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 反葬奠而後辭于殯遂修葬事 不綏祭 不假 殤不祔祭 不知其已之遲數也 況于其身以善其君 公族其有死罪至則織剝亦告于甸人 至于贈賻承含皆有正焉 兌命 殽于地 殽以降命 蕢桴而土鼓 棗醜在堂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 君明人則有過 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 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 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 燔柴于奧 詔侑武方 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於惡池 溫之至也 大圭不琢 故春禘而秋嘗 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 旅幣無方 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 丹漆雕幾之美 壹與之齊 然後燭蕭合羶薌 猶明清與醴酒於舊澤之酒也 有

由辟焉 糗餌粉醯 淳母 接以太牢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至立於其中 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 王后褱衣夫人揄狄君命屈狄 肆束爲帶 立客辨 盛氣顛實揚休玉色 公子曰臣孽 秋省而遂大蜡 崇圻康圭 報葬報虞三月而後卒哭 序以昭繆 毋拔來毋報往 言語之美至肅肅雍雍 術有序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 地氣上齊 天地訢合 克順克俾俾于文王 衛音趨數煩志 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 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于中國也 武王克殷反商 名之曰建囊 故禮有報而樂有反 載以輜車 適者使某實 大夫附于士士不附于大夫附于大夫之昆弟 總冠纁纁 太白緇布冠不黹委武玄縞而後黹 甕觚筭衡實見間而后折入 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 君大夫饔餼實于綠中 素錦褚加僞荒 大夫葬用輜 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 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 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 夏后氏祭其闇至以朝及闇 終始相巡 陰爲下土 二端旣立至禮之至也 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